

漫读周末

人世间

周末短评

领助学金学生看演唱会，老师劝删遭怼：

缺乏应有的自省意识

□周云

近日，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一名领取助学金的学生唐某被辅导员通知删除自己去演唱会的朋友圈，该生把与辅导员的聊天记录公布在朋友圈中，并提到“520元不贵啊，我自己赚钱买的”。事件引发关注后，11月8日，该校工作人员回应称，经调查核实，唐某中领国家助学金的资格符合标准。

这件事经网络曝光后，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议论主要集中在受资助者的资质问题上。这确实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唐同学的行为之所以引发人们的议论，主要是她个人对消费水平的认知与助学金受资助者的身份之间产生了偏差。显然，在相当多的人的认知中，花520元看一场演唱会，不属于正常消费的范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公众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而唐同学则显得缺乏自省。在这个世界上，权利和义务总是对等的。享受了助学金的权利，则应当恪守相应的义务，这义务中包括一定的道德义务，比如诚信、比如消费水平的自我控制。

最后，还是有几句话想对受资助同学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省都是一种美德。新闻中的唐同学，显然缺乏应有的自省意识。在我看来，辅导员传递的是一种保护她的善意，而她用这样的态度回应，实在是令人愕然。我还是希望，唐同学以及每一位受到社会帮助的人，要有自省意识，知道有敬畏，知道感恩，知道节制自己的言行。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这样做首先对自己有好处。（作者是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有本版新闻线索请扫码加群爆料

羊城晚报记者 王隼杰

日程表

在“梦想之家”，柏剑和孩子们的生活严格按照日程表运转：凌晨4点起床，5点开始长跑训练，大孩14到16公里，小孩8到10公里；白天孩子们正常上课学习，下午4点到5点是体能训练；晚饭后是写作业和读经典时间，夜里9点多，所有人准时上床睡觉。

过去的20多年里，柏剑重复着这样的生活，他身边的孩子来了又走，柏剑却从没停下半刻。他像一只陀螺，在责任的驱使下不停旋转。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柏剑要负责孩子们衣食住行的一切。他供着10多个小学生、20多个初中生、6个高中生和12个大学生读书，每个月的学费花销就要3万多元，如果赶上换季买衣服或者交保险费，那就需要更多的钱。柏剑除了上班外，还开了一个彩票店，做社区团购的兼职，再加上家人亲戚的支持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勉强支撑着“梦想之家”。

就在今年，柏剑还收养了20多个孩子。他不是没有考虑过经济压力，但他始终无法拒绝这些已经没有退路的孩子。

亟待接力的动物救助 病倒的志愿者和

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实习生 彭可嘉 通讯员 杨明伟

在志愿者兰姐拍摄的视频里，王桂可正在位于肇庆市禄步镇的基地门前搬运箱子。这是她自费建立并经营的流浪狗救助基地，箱子里是近200只流浪动物的口粮。她用瘦弱的肩膀扛着几十斤重的狗粮一趟趟地往返，明显有些吃力，但动作却不失利索。身旁的小狗会跟在王桂可的身后蹭她的裤脚，此时，王桂可疲惫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然而，这一切却在10月9日戛然而止，王桂可因长期过度劳累诱发脑动脉瘤破裂昏迷被送往医院救治，目前王桂可已度过危险期，但仍未苏醒。



柏剑和孩子们在跑步

东北老爸和他的200多个孩子

“如果孩子有更好的去处，他怎么可能离开父母、离开家乡，来投奔我？”柏剑清楚地知道，“梦想之家”是这些孩子们最后的避风港，是他们的“退无可退之处”。

在“梦想之家”，所有的孩子都要跑步。这是最“经济实惠”的运动项目，柏剑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长跑，以体育特招生的身份考入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19岁的鲁佳怡来到“梦想之家”7年了。刚开始面对一群陌生人，鲁佳怡只想回家，但柏剑和其他孩子对她的帮助和照顾，让她很快融入进来。从一开始只能勉强跑完全程，到现在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只差文化课达标，鲁佳怡就能进入大学读书了。

12岁的丫丫今年3月来到“梦想之家”。她的父亲是残疾人，带着女儿四处讨饭，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丫丫身高过矮，身体素质很差。在“梦想之家”不到一年，丫丫开朗阳光了许多，她跑步的成绩已经超过了她很多同龄人。“丫丫特别努力”柏剑说，“在我们这里的孩子没有不努力的。”

「梦想之家」

纯粹的爱

1995年，23岁的柏剑从锦州师专毕业，在鞍山市第二中学担任体育老师。在这里，他收养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

这个孩子叫庞浩，是老师眼中的“问题少年”。庞浩身上有一股倔劲儿，谁管都不服，偏偏喜欢上柏剑的体育课。班主任找到柏剑，告诉他庞浩原本成绩很好，是因为家里出了变故才这样，请柏剑帮帮他。

“多个人多副碗筷的事，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感恩一切，请长辈先用餐。”在“梦想之家”有个传统，每次吃饭前，所有的孩子都要齐念一段感恩词。孩子们三人一组，每天轮流做饭。柏剑希望，能通过做饭这种琐碎的家务，让孩子们相互帮助，懂得感恩，珍惜现在的生活。

柏剑认为，对于这些受过伤害的孩子来说，感恩教育很重要。不少孩子刚来到

还能给我做个伴。”柏剑没有多想，把庞浩带到了自己的单身宿舍，与他同吃同住。柏剑的关心和照顾，让庞浩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他开始改口，管只比他大7岁的柏剑叫“爸爸”。

此后各方送养的孩子越来越多，柏剑的出租房挤满了人。1998年，柏剑收养了女孩，为了方便照顾，柏剑把在老家的母亲骗了过来。他跟母亲说在鞍山买楼了，等老太太到家，才发现一屋

子都是孩子。刚开始，家人不能理解柏剑的做法，好不容易读完大学找份工作，结果把钱和精力都用在一群无亲无故的孩子身上。但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柏剑的母亲和孩子们相处出了感情，她叫来了柏剑的爸爸和哥哥姐姐，一家人帮着柏剑照顾孩子。

“我家人都是农村出身，比较容易满足。”柏剑说，家里过去条件艰苦，如今能吃饱穿暖，一家人团圆，父母就能感到幸福，再加上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很有成就感。

如今，柏剑收养过的孩子有很多已经成家立业，有的成了公务员，有的做了老师，还有的当了军人。前些年，每到春节，孩子们都会回到“梦想之家”，100多人聚在一起过年。这两年，柏剑父母去世后，他就不让孩子们回来了，“只要他们在各自的城市好好工作，偶尔发个信息报个平安，我就很欣慰了。”

作出的牺牲，也能理解农村孩子因为家庭原因不能读书的无奈和渴望。他总是想着多拉孩子们一把，就可能改变他们的一生。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何柏剑愿意完全牺牲个人生活，将“梦想之家”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坚持了29年之久？“这些孩子给我的感情非常真挚，我收获到的是世界上最纯粹的爱。”这是柏剑给记者的回答。他会有压力，但很少觉得辛苦，见证孩子

们在赛场和生活中的成长，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柏剑有心气，他对未来还有规划，希望能成立一个特殊学校，接受家庭无力抚养的孩子，给他们一个稳定的学习环境。柏剑今年也51岁了，等到他干不动了，希望能找到几个“梦想之家”出去的孩子接棒，将这份爱传递下去。“不论孩子们跑出什么样的人生，希望‘梦想之家’永不弃养的精神，能一直陪伴他们。”

王桂可和狗的不解之缘可以从她二十岁时养的第一只泰迪犬说起。王桂可三十多年前在重庆的农村生活时，周边的人养的都是土狗，但她那时已经有了养宠观念：她在二十岁时养的第一只狗，就是一只白色泰迪犬。那时还是1993年，村民对这只泰迪犬的印象是“毛长长的，还要剪”，惊讶于王桂可带它出门时为何抱着它，脖子上牵着绳，还给它洗澡。

与此同时，王桂可也并不认为宠物狗比村里的土狗更“高等”：她二十岁时就收养了几只在外流浪的土狗，它们在王桂可家里可以跳上沙发，依偎在主人身边。“土狗和宠物狗在她眼里没有区别。”妹妹王芳可说。

然而，这只白色泰迪犬很快离开了王桂可。王桂可和妹妹在重庆的一座小镇上开了一家服装店，她养的白色泰迪犬在店门口吠叫，隔壁店的老人趁王桂可没注意，下老鼠药把泰迪犬毒死了。

这是现实带给王桂可的第一次冲击：她悲愤于自己的狗为什么会轻易毒死，而毒死狗的人不需要道歉，更不需要赔偿。她梗着脖子和老人吵架，但没有任何结果，她只能把这条狗埋葬了，在坟上摆了一圈鲜花。这次意外让王桂可意识到：无论是流浪狗还是宠物狗，在这个社会里都缺乏保护。2012年，王桂可从重庆来到肇庆探亲，她偶然间在市场门口目睹了血腥的杀狗场面。那一声声凄厉的哀号让她于心

不忍，她下定决心，拿出了自己做服装生意的积蓄，瞒着家人在高新区禄步镇成立了一个流浪猫狗救助基地。

11年来，王桂可一个人张罗着基地的大小事务，无偿救助了几千只流浪猫狗。基地的日常工作很是繁杂，包括清洗地面、准备食物、杀虫、垃圾清理、清洗被褥等工作。上百只狗狗的日常喂养和卫生清洁，其工作量可想而知。

王桂可一个人，一双手，起早贪黑地干，给了流浪动物们一个避风挡雨的安身之所。这一切让妹妹王芳可很是惊讶，在妹妹的印象中，姐姐王桂可不算勤快，甚至有些懒散。“因为我姐小时候身体不好，家里基本不让她干活，我想象不到，她一个人是怎么去处理基地这些繁琐的事情。”

这些年，基地是靠王桂可的积蓄和爱心人士捐赠才勉强维持下来，然而，随着救助规模越来越大，王桂可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下了一笔债务。为此，王桂可尽可能节省开销，她住的房间很简陋，没有空调，只有一台电扇，凳子和木板拼凑凑凑就是一张简易的床。碰上雨天，被褥还会被雨水打湿。

多年来的操劳让王桂可的身体不堪重负，最终晕倒在了那个小房间。“这些天我姐躺在病床上，我帮她清洁身体，手上全是老茧，很粗糙。她以前白白净净，很漂亮的。我也很喜欢小动物，但是我没办法做到像她这样付出这么多。”这一切让妹妹心疼又钦佩。

名字



王桂可和她收养的小动物

基地里的许多小动物都是被主人遗弃，初来基地的时候，有些害怕和人接触。但在王桂可的悉心照顾下，它们不仅变得开朗起来，还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彬彬、吉祥、黑妹……

小狗黑妹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基因突变导致瘫痪，王桂可带着它四处求医，却也无济于事。为了减轻黑妹瘦弱身体上的疼痛，王桂可还专门为它买来

「放不下」

王桂可病倒后，她的弟弟辞掉了工作，暂时接手了救助基地。据妹妹王芳可透露，姐姐住院至今已花费7万余元，目前仍处在昏迷状态。就在不久前，王桂可的父亲也因病住院，为了父亲的身体着想，家里人只好暂时隐瞒了王桂可的病情。

当被问到为什么坚持，流浪狗基地的另一名志愿者娟娟给出了答案。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名仓库管理人员，2016年因为救助一

起遗弃的事。“我骑个摩托车跑了十多公里，终于把那只狗甩掉了。上次只跑了几公里，还是被它追回家了”。听到这些话，兰姐既悲愤又痛心，“养宠物不应该是一时头脑发热的决定，照顾宠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平常要给它护理、洗澡、驱虫，如果生病了，看病也不便宜。很多人觉得好玩就买了宠物狗，后来觉得养宠物麻烦索性就丢掉了它。”

宠物在某些人眼里是可以随意抛弃的物品，但是对王桂可而言，基地里的小动物就像她的孩子们一样。她不仅会在它们在世时给它们一个温暖的家，也会同每一只去世的小动物来一场庄重的告别。基地里有一块地方是专门用来安葬去世的小动物的，对王桂可而言，每一次埋葬都是一场痛彻心扉的离别，她会从路边采来野花，放在小动物的墓旁以作祭奠。

护王桂可多年的心血，希望能够帮助基地尽快度过困境。基地里目前只有两名长期志愿者，她们会在空余时间过来帮忙，兰姐正是其中之一。

“那天我们三个人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7点，都还没有完全做完一轮。搞卫生、换水、加狗粮、除虫、喷药、除草、剪毛这些事都要做。弟弟一个人很不容易，基地没人看管的话，上百只小动物该怎么办呢？”兰姐略带忧愁地说道。

当被问到为什么坚持，流浪狗基地的另一名志愿者娟娟给出了答案。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名仓库管理人员，2016年因为救助一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